

2308

蓬溪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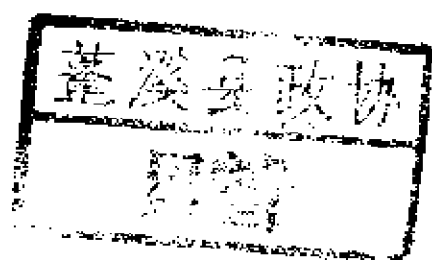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辑



四川省蓬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蓬溪文史资料

第二十四辑



四川省蓬溪县政协第五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蓬溪文史资料 第24辑

四川省蓬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四川蓬溪全新印刷厂 印制

787×1092毫米 1/32 字数10万字

印数 550 册

内部资料 蓬文准(95)第012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印

目 录

忆么爹王叙五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王绪基（1）

风高范远 永垂不朽

——怀念王叙五同志逝世十周年……………陈大江（21）

姚家沟事件纪实……………王绪基（25）

遂蓬工委领导高升党支部建设的回顾……………王绪基（31）

我的父亲戴资杰……………戴泽洪（41）

※

※

※

回忆围困黄梁山日军据点的一段历史……………刘志青（53）

回忆蓬莱镇的解放……………易崇荣（59）

家乡匪患见闻……………张永显（66）

农业合作化时期群利乡回龙村扫盲工作回忆…张永显（73）

童子军生活回顾……………杨大钊（79）

解放初期参加接管旧县政府司法科民众教育馆

及在人民文化馆工作的回忆……………赖显荣（83）

文井剿匪记……………苏玉堂（88）

※

※

※

为张鹏翮的人品与文品一辩……………李朝正（92）

致身通显 位极人臣

——席书入仕历官述略……………李朝正（110）

长江县主簿贾岛及其祠墓考……………李全民（123）

蓬溪鸞峰寺.....	李全民 (130)
白莲教起义军在蓬溪之战.....	冯光荣 李朝德 (134)
清代蜀中名士杨兆龙.....	胡传淮 (136)
蓬溪古代名僧录.....	胡传淮 (141)
※ ※ ※	
戒鴉片烟賦.....	薛恒渊 (147)
刘孔庸及其述怀诗.....	周鸿儒 (149)
忆母亲纪慧仙.....	王国基 (151)

忆幺爹王叙五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

王绪基

幺爹王叙五逝世已十个年头了，生前他那种严肃而和蔼的音容笑貌，坚定而灵活的革命精神，对我们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至今历历在目，萦回心中难以忘怀。

一、“只愿参加中国共产党”

在父辈中叙五排行老幺，按家庭习俗我们称他为幺爹。

幺爹1906年农历八月初三生于蓬溪县高升场小东沟福祥埫，祖籍湖北孝感麻城，是明末“湖广填四川”迁徙进川的。世代祖先都是泥巴脚杆，目不识丁，先是佃户，后给地主包仓卖粮，加之自己勤扒苦挣，才慢慢购置了一些田产，定居下来，成为自耕农民。祖父是一位善事耕耘的好把手，纯朴本份，把一生寄托在庄稼致富上。不知哪年因前娘后母田产纠葛到衙门打官司，诉讼中他既不能写，又不善述，赢官司打成了输官司，吃了哑巴亏。从此他恨气送自己儿子读书，寄希望于他们个个成为能支撑门面的强人，因此我父亲和二爹都读了若干年的古书，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幺爹发蒙最迟，但天资聪敏，记忆力强，学习用功，几年时间便读完了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部分著作，能写一手好字，祖父认为他读得都差不多了，当时对新学又缺乏认识，便叫停学下来，带领

他参加田间劳动。通过劳动，么爹在少年时代便养成了朴实性格，能吃苦耐劳又懂得庄稼人的艰辛。一次，高升场路过军阀卫生兵，当地豪绅勾结这伙烂兵到我家勒索钱粮，祖父胆怯，见势不妙悄悄从后门溜走，他们抓不上当家人，便把婆婆抓起来吊打，周围群众见状都愤愤不平，起来主持正义，这伙无赖才被迫把人放了。家里人咽不下这口气，催促祖父请乡保排头出面上街评理，那时只看权势不辨真理，评来评去结果还是输了。家庭的这次遭遇对少年的么爹刺激很大，心灵里十分憎恨社会黑暗，世道不公，没有正义。第一次萌发了铲除黑暗，追求一个公平社会的抱负。抱着这种信念，他说服家庭送他进入旧制小学读新学，打算从读新学入手寻找新的前程。在初小阶段他读跳班，越级念书，成绩却门门优秀，国文课写的文章，常受老师当众夸奖，被推举任学习班长。1925年改入蓬溪县立中学，在三年学习时间里，他在课余活动中最喜欢参加反帝反封建、抵制洋货、演文明戏宣传活动。他参加的这些活动，被少数师生攻击为“盲动左倾”，对这些攻击叙五等不为所动，仍沿着爱国道路继续前进。么爹中学毕业，以甲等成绩名列全校第四名。1928年秋，上成都省城考大学，他先后报考了成都大学（简称成大）和师范大学，结果都被这些大学的预科班录取了，最后他选择了成大预科的理科班。据父亲说，么爹考上省城最高学府，全家人有莫大的高兴，但这时祖父已经去世，家庭境况不佳，经济拮据，十口之家只父亲一人干活，其余全是老弱妇幼，收入少，消耗多，当然他的大学生活也就过得十分苦了。进校只携带了一床簾席，一床被盖和一口书箱，400多华里路程全是步行，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陪送

者只父亲一人，这比起那些乘坐车轿跟着众多护送人上大学的富绅子弟，真是寒酸极了，然而正是这种不畏艰辛上学求知的精神，养成了他刚毅不倔的性格。

么爹由初中升大学预科，新学课程本来就学得不多，课业上当然存在不少困难，但他毫不气馁，以最大功夫刻苦钻研，每到寒暑假返家都要认真学习功课，每天打早起床到郊外朗读英语，对河两岸听到朗读声都莫名其妙，人们以为我们家出了一个什么怪人，不时有人来问：“你们垵头有个疯子吗，每天早上都在叽哩呱啦的？”，家中人解释说：“是王天行（辈份名）在读洋文”，由于他不懈的努力圆满地完成了学业，拿到了毕业证书。但是更大的收获是他在这座学校里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一个抱着寻找社会公平的模糊观念转变到了追求共产主义实践，整个精神面貌发生了质的飞跃。当时成大思想比较开放，教师和学生中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各式各样的看法和主张，有主张继续维持封建专制的“国家主义派”，有主张走民权主义国家的“民权派”，有倾向科学社会主义的“社科社派”，而校长张澜又是一位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教育家，提倡让学生开展自由讨论，允许学生在奉行什么主义，建立什么样国家等方面各抒己见，展开辩论。在无数次辩论中么爹思想受到极大的启发，权衡之后很赞成社科社的观点，认为社科社提出的主张切合中国实际，论据充分有说服力，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解决社会不平等，解放人民贫穷痛苦的唯一良方。因此他坚定地站在社科社一边，积极参加社科社的一切活动。有人邀请他参加国家主义派被拒绝了，并说“国家主义派只不过是挽救垂死的封建专制制度”。

1930年，四川军阀刘湘派军警在成都各学校搜捕进步学生，焚烧进步书刊，杀害共产党人，制造白色恐怖。么爹对军阀残暴行径极为痛恨，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光靠争辩不可能推动社会进步，只有像苏联共产党人那样行动起来，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他曾向好友蒋仁凤表示：“我决不参加其它党派，只愿参加中国共产党”。这种志向一经选定，他便潜心研读马列书籍，坚定地向共产主义目标走下去，决不回头和退却。

1931年秋，么爹预理科毕业返回家中，时值“九一八事变”发爆。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一边组织本乡十几位青年上街搞抗日宣传，一边着手筹办学校，培养进步青年推动抗日运动。后来因地方封建势力的反对没有成功，进而他继续摸索救亡的新途径。1932年夏，他再次考入川大生物系，只读了半年，由于红四方面军进入通(江)南(江)巴(中)，四川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他无心眷恋读书，按他的话说“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毅然由成都返乡，设法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1933年初，他得知东乡民团正组织暴动，反对军阀横征暴敛，他立即参加暴动队伍，协助进行组织工作，因经验不足，队伍缺乏整训，暴动失败，党的领导被迫撤走，他无法和领导暴动的地下党员接上关系，只有用别的办法找党。是年春，在蓬溪集凤小学教书期间，他终于找到了党，四月，经任隆坝小学教师中共党员任兴成(叙五同学)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追求的宿愿，精神振奋万分。不久东乡成立特支，任兴成任书记，么爹为委员。蓬溪成立县委时么爹任县委委员，分工宣传。

二、辗转找党的“流浪儿”生活

1933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派军委委员戴效先来东乡组织暴动，配合红军扩大川陕根据地，事前约定会址在高升乡姚家沟二爹王秉权（党员）家下。通知的人都到齐了，临开会时只缺南充方面一位县委书记，而正是这位没有如期到会的县委书记，会前已在南充被捕叛变，供出了姚家沟开会的情况。姚家沟正等着他一到便写上开会的人，却根本不晓得南充方面出了事。一天，二爹去距20华里的任隆坝赶场，打算买点酒菜招待开会的同志，刚拢场便打听到场上拢了军警，要在这一带抓共党分子。他立即转身回到姚家沟报信，大家还估计姚家沟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作为预防仍决定赶快收拾文件，分头转移，当还未来得及把转移前的事全部办妥，会址已被包围，个别同志临时脱险，二爹和另外两位同志被捕。么爹提前一点回家搜藏好了文件刊物又重返姚家沟途中，得知那里正在捕人，只得转身离去，隐藏于遂蓬乡间一带的亲戚家中，改姓徐，过着动荡的生活，继续暗中活动。

姚家沟事件之后，么爹革命宏愿没有半点减弱，摆脱了敌人追捕视线之后，又只身寻找党组织，他分析了眼前的情况，决定放弃寻找遭破坏的原有组织成员的打算，决心以投奔红军的方式进入党的怀抱，接上组织关系。1934年他打听到川军新编一师将要奉命开赴通南巴一带攻打红军，就毅然打入该师部队，以便寻找机会投奔红军。在这里他结识了当文书的邻乡家门王子元和另一位排长陈天阶，接触中三人谈吐合拍，志同道合，经共同商议趁部队开赴前线作战之机会，分

别策动投奔红军。结果事与愿违，该师开至南部县新镇坝便不前进了，一点未和红军接触，么爹个人偷偷离开兵营前往联系，也因红军移动频繁未能成功，于是他离队折回成都准备另作打算。八月的一天因事外出，突然在成都街上碰见那位原军委委员戴效先，么爹见他神色慌张，与往常有异，立即躲闪开去，但已被跟随戴的几个暗探紧追不舍，并高喊“捉共老二”，终于无法脱身而被捕，当即关进华阳监狱。因戴已知么爹在姚家沟失散脱党，本人一口咬定是上北京求学读书的，并有好友蒋明谦亲信为证，敌人无从找到新的线索，遂以案情较轻，关了三个多月取保释放。么爹在狱里认识了和他关在一起的地下工作者胡思明和杨绍轩，接触中他们共同商议了如何对付敌人审讯而尽快脱身等问题。日后正是这两位狱中难友为么爹接上党的组织关系起了极为重要的牵线作用。

么爹出狱后找王子元联系，王将他介绍到其兄王子先团的团部当文书。团长王子先见他品德学识皆优，极为器重，委托他为其弟王子度作家庭教师，但么爹心不在曹，仍未放弃参加红军找党的志向。那时红军已开到川西北藏区，他又约集陈天阶奔赴藏区。1939年5月离开王子先团时，王子先打发大洋300元酬谢，他便以此为资本，购置了一批货物作路资，从灌县进山。时值6月，雨多山洪暴发，很多桥梁被冲断，前不靠场后不挨店，只有住山洞岩穴，有时需停留20多天才能绕道跨河前进，行程两个多月，过水磨河，爬牛头山，翻巴郎山到达维抵抚边碧石沟，在碧石沟一打听，始知红军已过了草地，大失所望，二人只得按原路转回，准备改道西安北上。

由于往返路途经常多阻，行程时间长，高山缺氧，气候冷热变化无常，水土难合，么爹得了一场重病，双目红肿，视线模糊，加上路资耗尽身体无法得到治疗，强壮的身体拖得十分虚弱，连走路都非常艰难，几乎死在路上，幸遇同乡友人相助，才返回成都。时逢“七七事变”暴发，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一致对外抗日的呼声，局势有所松动，遂返回老家养病，经过治疗，添补营养，体质得到恢复后，打听到遂宁正招募抗日义勇军，和陈天阶商议决定应招入伍，以此为掩护，随军至武汉后再转陕北，那知抵渝后部队要整编，又立即离队。一天，在重庆巧遇同监坐牢的胡思明和杨绍轩，他倾吐了找党的迫切愿望，胡、杨介绍他去成都找一位姓詹的。这年四月，省工委审查了他找党和狱中表现之后，决定恢复他的党籍，由省工委书记邹凤平同志亲自宣布了工委的决定，并要他打消去延安的念头，留在四川工作，从此结束了他辗转找党的奔波，照他的话说“结束了找党的流浪儿生活”，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继续开始了战斗的生涯。

三、闯荡虎穴，金鸡报晓川北红

1938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派么爹回川北工作，川北工委书记余江震又派他到遂、蓬、潼（南）地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此时，这一地区摆在他面前的形势是：红四方面军进驻通南巴，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期间，党的组织遭四川军阀破坏，损失殆尽，基本停止了活动；蒋介石政府“限制异党活动法”颁布以后，四川省党部按照国府旨意在各地大量发展国民党、三青团，调训行政乡保人员，加强户口管理，组织特务通讯网络，成立邮检所，派军警深入县区乡督导“清

罪”，视察“匪情”，恐怖宣传震荡城乡，到处笼罩一片白色气氛；过去几年因共产党，遂蓬地方当局曾通令追捕过他，在这一带他的身份已为世人瞩目，重新再回到这一地区进行党的活动必然相当困难。但么爹并不因上述若干不利条件，道路满布荆棘而退却，相反，仍忠贞不二地勇往直前完成党分配的任务。回到故地，他以小学教员身份，利用原有的同学亲朋关系周旋于各个角落，清理原有的党组织，切断少数不坚定分子的关系，发展党员，建立新的组织系统；注意在社会各个阶层、各方面发展党员；活动隐蔽，避免暴露和盲动，防止一切脱离实际的做法；广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在城乡迅速建立了可依托的立足点；开展合法斗争等等。由于实施了上述一系列措施，不到两年时间便建立了遂宁中心县委及其所属的遂蓬潼工委，遂宁北固区委，高升场农村区委和10多个支部，党员发展到近300人，学校师生，机关职员，商贸店员，工厂工人均有党员分布。这一段使他最为高兴的是在遂宁日报有了一席之地，这个日报副刊《战号》编辑张志，是他发展的党员，通过张认识了一大批中小学教员等知识分子，他们以《战号》为阵地，利用遂宁专署专员一度时间抗日的积极主张，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撰写适合城乡民众的爱国通俗文章、小说和诗歌。遂宁专署开办教师短训班，么爹便利用这个机会，以爱国人士身份亲自给专员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短训班中加进抗日救亡内容，在农村组办夜校，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抗日支前的道理，信中还用大量事实驳斥了部份人在抗日必胜问题上的悲观和观望态度。他的建议符合客观实际，也符合专员当时的认识，立即得到支持，要他着手创办夜校，并委托

他为校长，还派人协助。么爹利用这个机会白天组织儿童念书，唱抗日救亡歌曲，晚上组织农民识字，并从字义中讲解剖析抗日救亡的道理。在办夜校过程中发现和培养进步分子入党，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

1940年3月，蒋介石政府特务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中共代表罗世文和一些党员被捕，当时么爹在川康特委任秘书长，也受到敌人盯梢，为了摆脱敌人的追捕，川康特委派他去阆中中心县委，领导这一地区所属的阆中、苍溪、剑阁、昭化、广元、巴中、南部、仪陇等地党的工作，特委交待说“抢米事件”对四川党的打击已经波及到上述地区，已有部分党组织遭到破坏，部份党员被捕，那里的组织有全部被破坏的危险，必须赶快设法挽救。在此紧要关头，为使那里的党组织不遭受更多的破坏，么爹和另一战友冒险进入敌人正在进行搜捕活动的区域，深入到党员最多的阆中、苍溪两县，果断地采取紧急疏散党员，调整组织，孤立自首分子，甩掉动摇分子等一系列措施，截断了敌人跟线追踪，使大部分党组织和党员保存了下来，幸免于难。随后他又深入到党员很少的巴中，筹建了巴中中心县委。

在巴中，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方针，经上层党员肖钟鼎介绍，结实了赵正刚。此人系国民党军官，抗日战争初期和周总理、叶剑英元帅有过交往，受过他们开导，思想进步，后因伤退役返家，在地方上算得上是实力派人物。通过交往，赵尊崇么爹学识，又有实干精神，特意要聘请么爹到他家乡化成小学任教，整顿那里校务，纠正学风不佳，办好山乡小学，么爹欣然应允。到校后他主动团结教师，勤恳教学，搞好管理，和老师、学生交

朋友，随时为他们排忧解难，很快获得师生尊敬，树立了威信。有了群众基础，他便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对师生宣传进步思想，进行抗日救亡教育，组织学生自治会，培养学生民主自我管理的能力，通过这些活动校风很快好转，教学质量提高，学校生气勃勃，面貌焕然一新，深得赵的信任。么爹掌握了治校权以后，将郝谦等部分地下工作者安排进学校，以教学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渐渐地使这所学校成为地下党在通南巴地区的重要据点。

办学期间，巴中地方势力发生新旧两派争夺权势的斗争，赵属新派，么爹替赵出谋策划，大力推动知识界支赵反旧，分化旧派，结果新派取得胜利，随之赵在巴中的地位也大大加强，从此赵与么爹间的感情进一步深化，成为关系密切的挚友。后来敌人对巴中地下党进行破坏，都在赵的掩护下没得逞。由于党在化成学校（后改为奇章中学）长期有很好的上层关系，整个抗日时期为通南巴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巴中又成了党领导该地区的指挥中心。么爹在巴中工作的成就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表彰，董老在接见么爹时曾说：“巴中工作搞得很好，要进一步搞好统战工作，教好书，扎好根”。

1944年底到1945年初，么爹参加南方局学习。这次学习总结了抗日时期白区运用隐蔽精干策略的经验和教训，讨论抗战胜利前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为迎接解放战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学习结束，南方局决定由么爹接替李维，负责川北地区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新

高潮，南方局对白区工作作了一些相应的调整。1946年3月决定成立川北第二工委，新从延安回渝的“七大”农民代表朱富到二工委协助工作，么爹任工委书记，朱富任副书记，领导涪江流域和通南巴平（昌）等县地下工作。

当时第二工委所属地区在“抢米事件”以后，只有通南巴的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有较为稳固的基础，其余地区大部份组织尚未着手清理，特别是遂宁中心县委在高升场的据点被破坏以后，党的领导干部有的被抓，有的转移，书记罗遂初（明元）转移回峨眉途中暴病去逝，整个组织全部断了线。在这种情况下，工委认为若不首先摸清情况，恢复组织，其它一切任务就无法落实，于是他和其他同志一道，分别深入各个方面，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探索寻访原组织中的党员，逐步扩大联系，逐个审查，该恢复其组织关系的一律给予恢复，在恢复中找准对象发展党员，建立新的结构网络。经过紧张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先后建立了遂遂工委（后改为遂南中心县委），巴中中心县委，江油中心县委，三（台）射（洪）工委，中江工委以及其它一些区工委，特支，党支部，党小组等，党员发展到3000多人，为迎接川北解放准备了大批骨干力量。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王叙五这个名字也红了起来，似乎到处都有他的足迹，而谁也抓不着他，蒋介石政府的地方当权感到胆颤心惊，出动大批军警追捕这个大共党分子，以为一旦把他抓住，川北共产党组织便可全部摧毁。他们利用叛党投敌分子、军统核心走狗蒋述法（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坐镇遂宁、南充、蓬溪一带布网捉拿，各区乡要道地段设立盘查哨所，便衣特务巡回到各乡场明查暗访，动员乡

保人员监守辖区，空气非常紧张。1947年初，我家所在的第四保保长蒋德生多次催促父亲交出王叙五，并警告说：“上面通知若不交出，你们家也不好过”。父亲只得应付说：

“蒋保长，本保都知道他是共产党，上面天天在抓都没抓到，叫我那里去交人”。从1947年到1949年间，闯进我家大搜查前后共三次，遂宁派出唐治学等特务轮流坐镇高升场，不停地在我家房前屋后巡视，又派出乡警丁借收粮收款名义进屋探视，你来我往弄得家庭周围鸡犬不宁，邻近群众惶惶不安。1948年，么爹因公路过高升在家暂住，第二天打早离去，不知谁走漏了风声，传说王叙五带枪回到了高升，于是遂宁地方当局立即出动大批武装军警，星夜兼程赶来将我家住房团团包围，机枪架在屋后山头上，派人喊话，“王叙五敢快出来投降，不投降我们就要开枪了”。但是久喊不见动静，包围的军警们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急躁，唆使几个胆大的喽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一个箭步蹿进屋里，飞快地将站在厢房内的父亲抓扭起来，怒吼着要他交出人来。父亲矢口否认，军警们哄骗威吓无效，将父亲衣领揪住，押着挨门挨室搜索，窥探暗室屋壁，戳刺地皮荏簪，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找尽了没见王叙五的踪影。他们仍不甘心，又将父亲押送乡公所审问，仍未诈唬出什么油水，最后令父亲写出保证，勒索若干钱粮始放回家。

专员见没有抓到王叙五，恼羞成怒，以专员公署名义出示榜文，悬赏一万元大洋捉拿，弄得全乡很不安宁，连乡政府也难予应付。一次，乡长衡树猷对么妈说：“你们那个共产党员，要共就共远点，弄得我们也穷于应付，难脱爪爪啊！”由于久捕不获，邻近群众中各种臆测和谣传也就纷纷